

春秋諸傳會通

十二

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爲齊人已服強鄙已墮國家間暇可以般樂乎此決非孔子爲政時

大蒐于比

蒲 **闕** 非時

大 號

律公孟引旨自作書

利罷趙勦入于晉陽以爭國
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

侵齊而謀之，不可得是也。

乃如之而歸之于秦

文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公寅下
有吸字
左氏
館於叔吉無

不軼其君比

王六春天下秋動輒以者有是

卷之三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鰈而告之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食罪其及子乎子臣可以免成也驕其亡乎及文子卒衛侯始懼於公叔成以其富也公叔成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懼之曰成將

爲亂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叔來奔公叔戌將去人懇曰戌將爲亂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伴成黨也矣戍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戌精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爲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猶勝乎幾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夏衛北宮結來奔公羊二月作三月公孫作公子牂作牷

公叔戌

南有醉李城今爲秀州

公叔戌

公叔戌將去人之黨夫

五月於越敗吳于檮李吳子光卒檮公作醉李吳郡嘉興

南有醉李城今爲秀州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所治公羊二月作三月公孫作公子牂作牷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勦於頓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辭曰二君有洽臣奸旗鼓不敢逃刑遂自到也師屬之整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將指還卒於涇去檮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自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傷之復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忘三年乃報越公叔戌書敗者詐戰也定五年於越入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句踐允常之子公叔戌吳至是敗吳于檮李曾黃池之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歲歲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接句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則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也非報然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爲常事也其旨微矣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之也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公叔戌謀救范氏故也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之公叔戌謂謝氏曰是時衛有公叔戌之難率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之會著齊不能清宋難此亦一說蓋時宋衛方多事而宋辰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天王使石尚來歸服公叔戌榮社之肉盛以脰器以賜同姓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公叔戌

謂侯親兄弟之
國與之共福

石尚者何
實也

子之十山

服者何組

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胙實時之大父不名石尚欲書春秋諫曰父矣周之不行礼於瞽也請行振賓復正也

之室借此以觀亡國亦一王伯消長之幾會也柰何入朝諸侯共朝則各以感調曾哉故以常礼言之古者諸侯與之同其樂也周天子祭於宗廟有禮之失則典禮廢壞之餘猶能奉之是王室可以有爲之秋矣受天之命而謂之歸

律世子崩賈出李守

卷之三

跳大子廟蹟獻孟於齊遇宋野

不當如左氏所記又蒯瞶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瞶
育殺南子之名而走又入其家使貞有其事者微乎哉
常山劉氏曰蒯瞶噴水奔春秋不云其南子者南侯之
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夫南子之意亦已明矣蒯
哀姜亂魯瞶姬亂晉若此比者不鮮矣而靈公聽南子
之譖謂蒯瞶欲弑其母不能爲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
以靈公之早乎自古讒婦之諱其子多矣考二劉之言足
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而非當時之實錄也

與以出子之名何哉

此條公谷亦無殺母之事張氏取二劉之說極

得事情謝氏亦曰瞶姬害晉南子害衛其情一也

然則申生蒯瞶之賢否雖異而晉

獻衛靈之聽讒則同故皆書出子

衛孟疆出奔鄭

奔齊

宋公之弟辰自肅來奔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公

不用朝礼故曰會

人於鄆也則書大蒐譏亟也大蒐之禮五年一爲若數于此

于比蒲

公

會公于比蒲也自舍中

年矣於是比蒲則以季孫斯叔孫州仇之墮費邱

于比蒲

公

會公于比蒲也自舍中

也故曰政逮於大夫四出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于比蒲

公

會公于比蒲也自舍中

城莒父及霄

公

叛背助范氏

謝氏曰方墮費邱以城莒霄苟不擇忠良適足

爲叛人之資而已

未詳何以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政化大

行粥羔豚者不飾男女翼路道無拾遺齊櫟比而

事曾饋女樂以間之定公聽季孫子受之三日不

朝故賤之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

臣之蒙也其迂謬不可取

附錄是年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百泉

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貞曰以礼觀二君者皆有死亡

焉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公

邾隱公來朝子貞觀

焉

邾子勃下高其容

平公爲哀十七年

邢子益來傳

朝止此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辛巳

不言所食鼷率外重也改卜礼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癸卯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浮楚尸之所謂國必大焉

者楚既亡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非何爲多取費焉用二月楚胡滅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奪其邑之近胡行國君造命不可自城而後人城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爲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

夏五月辛亥郊

壬午

弓爲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

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也

也郊說詳見僖三十一年春水清

壬申公薨于高寢

癸正也

成是以君子務力於禮而謹於正終焉

鄭罕達師師伐宋

罕公作軒

癸未

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欲取地以剗之事見哀十二年

自罕達伐宋之後有哀七年皇璣之侵九年雍行之取其秋宋公伐鄭十年及宋人伐鄭十二年宋向榮伐鄭卒至十三年罕達取于昂之師而後已悲二國之構怨如此正與隱公初年公子馮之後

類事相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渠蔭公作

癸未

不果殺故書次

張公請爲鄭次止其不言殺爲其不誠於殺也

出故明垂蔭之次皆爲伐晉此次疑亦爲謀晉而說雖宋以仇鄭許氏恐非事實

邾子來奔喪

癸未

非禮

辛未

奔喪非

定公

秋七月壬申妙氏卒

谷作

氏

不補大人不

赴且不袒也

何哀公

妙氏者

之母也何以不稱

夫人

哀公之母也

夫入哀未君也

葬解

陸氏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備用夫人禮故書葬夫人昔其失也哀公母定妙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礼不可加於母故書卒子既未君故不稱夫人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

季氏

葬非禮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具乃克葬

具穀作

見宣八年

辛巳葬定姒

不稱小君

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

公羊

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

不稱小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

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並有喪則如

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

輕後

公羊

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

公羊

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

不稱小君也

冬城漆

不

書不時告也

公羊

實以秋城冬乃告廟魯知其

不

書不正其罪其異於桓宣者無幾

張良

城漆謀伐邾也定公

君亦不可備夫人之孔也其備

不

書之以示誠塗邾庶其邑

不

書之以示禮之常耳故胡氏取公羊而削其未踰年

不終怨謀國如此說之

不終怨謀國如此說之

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四卜非礼五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子之事也魯何以此得成郊廟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欲尊魯哉賜以郊禘非礼樂其所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其所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削于策所謂由性而發言也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爲後性命而其垂訓大矣

師及齊師衛齊侯伐晉

卷之三

震秋夏
齊門

月
侯
衛

侯曾

于侯
乾卦

侯

五
氏
范
圍

不也鹿

之其義有得有失詳見僖三十一年

三

卷四

三

齊侯衛侯伐晉
春秋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軒圍五鹿
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氏伐河內不書非公命也狄帥賤故不書
戰于絳中猶不書書次垂葭公會齊衛于牽帥
必於是而後書春秋蓋將終焉是故春秋誠有不忍書也
王者齊宋魯衛爲之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
鄭宋魯衛許氏曰伯主奉王以正天下而諸侯至
爲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宋

孫何

忌師師伐宋

1

三

一一一

1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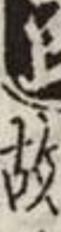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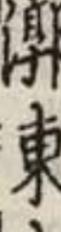
1

1

附錄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捷李也遂入越
大宰嚭以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
樹德莫如滋夫懲莫如盡勿踐能親而務施弗失
人親不弃勞與我同壞而山爲仇讐於是乎克而弗
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
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畜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
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
吳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
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夫椒之戰左氏以爲不告故不書胡氏以爲常
事故不書夫復鱷天下之大義也乾時之役胡氏

卷之三

以爲若爲復讐率事則當書公以大之今乃沒而不書母乃掩葬子之美乎竊嘗論之父母之讐不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力之所不能勞之所能不乃猶且寢若枕戈無時而終事今夫差於句踰可殺而不及殺乃利其厚賂說其甘言而許之平陷於其術中而不悟卒至亡其身國於仇人之手此乃大不孝者尚何復讐爲榮之有春秋不書微其事以深責之也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外仇仲孫何忌帥師伐宋取
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
句繹句繹邾地

伐邾將伐綏邾人愛其士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漷東未盡收漷東田

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魯衆悉行伐鄭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定公之薨以禮爲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隣之故也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則曷爲二人盟盟者各盡也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數意如而昭公罪陽虎囚桓公強陵弱之亂至於如此無王

此條胡氏得之公穀意皆同獨劉氏曰曷爲三人伐而二人盟季孫賄之叔仲成之季孫之汰也蓋目謂猶君矣張氏取此說然恐非事實謝氏曰邾子來會來朝來奔喪猶不免難以曾之所敬名邾之士地也書取罪其不義也書鄫東沂內田邾之分地也書从罪其無厭也此說好初衛侯逆於郊子南僕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子曰謂之對曰鄖不足以辱社稷若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子子君命也對曰鄖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鄖必聞之且亡人之子鄭在乃立鄭

勝子來朝

按臘來此止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
太子崩賈于戚六月晉趙鞅納衛
太子于戚使太子于戚使入子
繩八人衰絰自衛逆者偽自衛逆者
吉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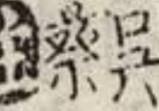
春秋舍齊秦楚外無能與者蓋無能與敵也今以蕞尔之鄭而晋趙叔及之戰雖勝不武矣書而史習於列國也况趙鞅既勝而爭功故群下皆自伐其不復振也宜哉謝氏以爲罕達爲衛討蒯瞞趙鞅爲蒯瞞樂之故二師交戰于鐵未知是否

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葬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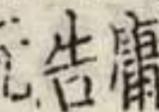
公子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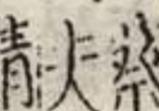
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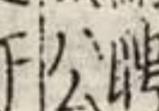
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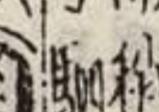
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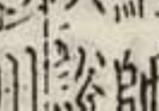
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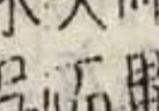
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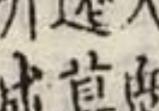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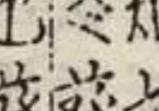
駟



以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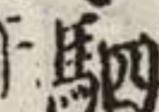


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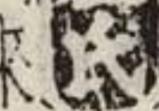


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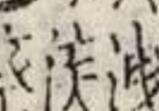
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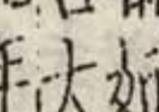
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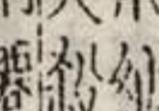
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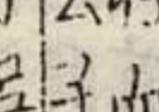
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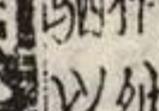
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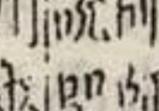
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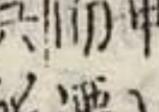
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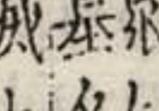
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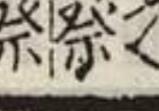
夫



其



大



夫



春秋舍齊秦楚外無能與者蓋無能與敵也今以蕞尔之鄭而晋趙叔及之戰雖勝不武矣書而史習於列國也况趙鞅既勝而爭功故群下皆自伐其不復振也宜哉謝氏以爲罕達爲衛子駟以說言不時遷駟之寫悔吳人納聘而師畢入哭而遷墓如是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爲文何也楚旣降蔡使疆于江汝蔡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至於吳楚二大國之間背楚誼吳及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誰之名也故經以自遷爲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故公孫彌則書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彌其以請遷于吳爲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復有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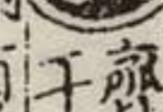
春秋書

遷止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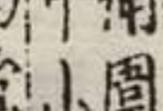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圍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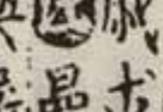
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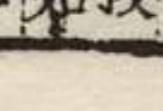
衛



圍



戚



求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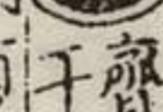
爲子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兵首戚不稱衛非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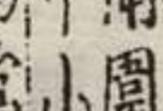
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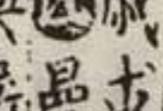
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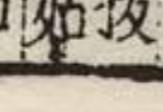
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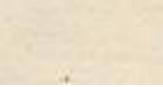
衛



石



曼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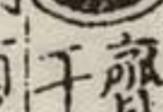
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爲首罪齊人與衛之爲惡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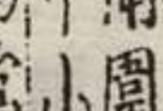
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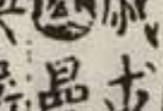
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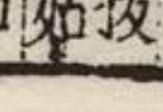
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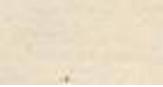
伐



鄭



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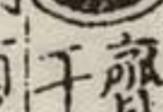
子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於昭穆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也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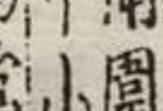
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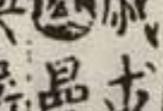
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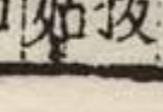
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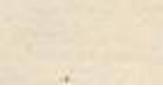
後



世



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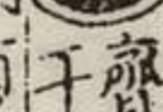
鄭由嫡孫當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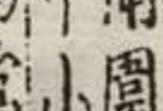
父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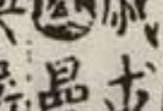
子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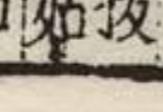
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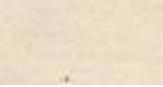
夫子



不爲



也伯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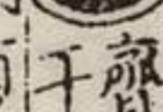
以父命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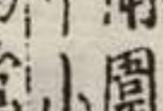
良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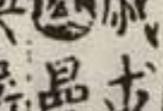
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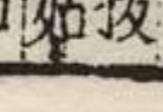
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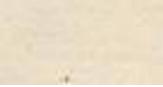
將



問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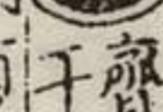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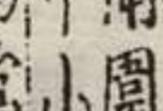
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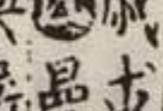
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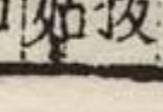
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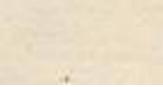
仁



又



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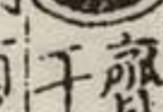
出曰夫子不爲也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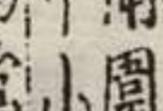
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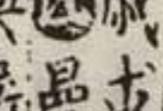
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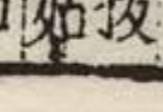
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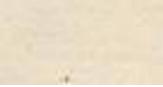
仁



又



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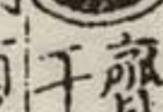
也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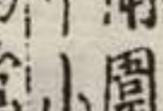
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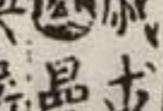
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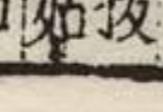
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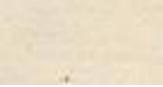
仁



又



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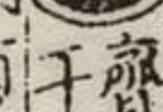
也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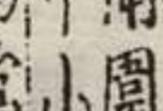
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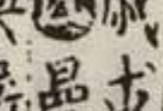
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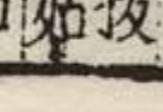
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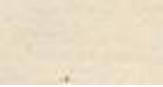
仁



又



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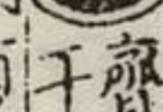
也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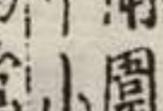
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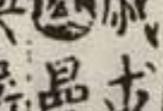
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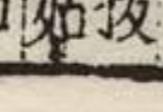
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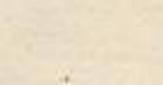
仁



又



怨



也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



仁



而

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爲重而謙其兄仲尼以爲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爲輔者奈向宜辭於國曰若以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輔事成矣是故輔辭其位以父避則衛之臣子拒崩曠而去之可也輔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爵祿而去之可也

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爲者也

張氏許氏曰觀乎崩曠之亂則齊景之不臣可知矣晉

君子是以知齊之將亂也

助子圍父以是令於諸侯

事以晉首兵者善晉之討逆也衛事以齊首兵者不以子圍父也彭城書宋者正彭城歸于宋也臧不書衛者不以子制父也謝氏得之

靈公羊以絕文姜不爲不孝拒崩曠不寫不順齊事與文姜不同其說非是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氏

五月辛卯桓僖災孔子司鐸少少踰公宮

相僖乎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

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

立也曷爲不言其復立春

胡氏

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立於僖

稱及等也称及則祖有尊卑矣或謂祖有尊卑

此言是子孫得選擇其祖宗而尊事之矣

或謂祖考仁也或七廟所

以勸也則如之何曰孝子慈孫事其祖考仁也或若

此言是子孫得選擇其祖宗而尊事之矣

或謂祖考仁也或七廟所

當時號爲賢君故亦不毀亦是公羊故不毀僖公

之說朱子嘗辨之矣公

穀不言及說見雜門下○又左氏載此年救火

之命卒入出禮書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

章不可亡也此亦見魯爲儒書之國

年之四城比

胡氏

許氏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地震廟災變

矣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

空氏

范氏故曾黨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啓公作開辟

漢景諱也

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

哀公

天命矣中失而外鑑本亡
而未務此魯之季出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曹懿此蓋曹公孫疆爲政之時也許氏曰宋始窺曹不量力奸強國不脩德而圖大助則適足以取亡而已此年樂髡伐六年向巢伐七年圍八年入而以曹伯陽歸矣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桓子肥立



季孫有疾命正常

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戴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命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刻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當正常不反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獮于吳

公子駟之黨

公

穀梁注放胥甲父稱國放無罪也此稱人放有

罪也謝氏亦以爲獮得罪於國人故稱人以放獨胡氏不取以書其大

夫觀之胡氏得之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哀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公

穀梁注弑君賤者射諸人此其稱盜河賤

水火甚矣諸侯無伯害哉

是年晉趙鞅圍朝歌荀寅奔邯鄲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公穀殺作弑二月作三月

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翻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文之錯執弓以先翻射之音繼蓋楚言耳即霍也賤者故称盜不言弑其君賤孟

以上下道也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道道也直稱盜不在人倫上下之序也不以弑道道若鄭伯髡原書卒也胡氏辭非微者其以盜殺何也蔡侯背楚誑吳义委罪於執政其謀固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弃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翻弑君而略其名氏姓與霍皆翻之黨称國以殺而不与其官二公孫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是而弗見庸者也故書法如此而或者以非翻微者而

欲求弑君之名春秋又借此名而不與者哉

弑君称弑者積漸之名也今蔡昭不君人心已離公孫翩之事成於一旦春秋以盜殺書之所以

稱盜蘇轍以爲求名而不得非天下豈有見其幾於獨夫也余祭称弑上下之名

猶存蔡申書殺君道亡矣張氏說是區夫是也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盜竊宝玉大弓

是也言其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盜殺蔡侯申爲主而僥倖以求名利若齊豹之類故抑而書盜

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

許氏曰天下無仇故宋人得

以執邾伐鄭入曹而無所忌

楚

作曼

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荒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

志於爭權也當合宋襄執滕用鄫子圍曹等看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晉人執戎蠻于赤歸于

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趙孟曰晉國

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

田以與蠻子而遂執之以畀楚師於三戶司馬致邑立

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少習

晋人云者罪之也蠻子

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此曷

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爲日久

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春秋書

執只此

城西郭

備晉也

魯西郭

六月辛丑毫社焚火

毫公作蒲

其屋亡國之社

不得達上也

其屋亡國之社

不得達上也

其屋亡國之社

不得達上也

其言

以上而柴其下何以書記之也

史記曰喪國之社

屋之不妥天陽也

襄公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葬○冬十有一月葬蔡昭公葬滕頃

公

附錄

卷之

是年七月齊陳乞弦施衛寧歸於范氏圍五鹿九月趙鞅圍耶鄭降荀寅奔懶虞趙

糲奔臨十二月駁施逆時陰人而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柄入五年

春晉閼栢人荀寅士吉射奔齊晉范氏亡

五年春城毗比

卷之

晋也

夏齊侯伐宋

卷之

晋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卷之

范氏之故也

遂圍中衛助范氏故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杵公

齊

死諸子燕姬生子不成而

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

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有憂虞則有疾疚亦姑謀

樂何憂乎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茶寔公子

於萊春秋景公卒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黷奔衛公子

鉏公子昭子陽生來奔惠子

夏昭子張也茶安孺子也

無遠慮者之戒欵

無遠慮者之戒欵

通上

八年矣前有晏嬰後有孔子晏嬰告以陳氏之禍

孔子告以君臣父子之說公亦說之矣而卒不能

用卒致身死之後予死國亂會未十年陳桓溫簡

年改進而德彌退者景公之卒葬書于春秋豈不

通上

無遠慮者之戒欵

六年春城邾瑕

瑕公作葭○任城元

通上

父縣北有邾婁城元

哀十六年間凡八城邑

高城深池務守其國以捍禍亂隱處至矣雖然使魚能

以誠之三年以來歲書城邑以著魯無德政勞民虧數

如此後雖城下不復志矣

以爲取邾邑非也

以爲取邾邑非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晉伐鮮虞治

吳伐陳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

於其暴骨如莽而未克越乃修先君之怨侵陳至是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兵以取滅亡

春秋狄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

謂諸大夫曰二子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陳乞鮑叔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

子阿若嬖長立少既受命又不能全書名罪之

陳侯齊殺其大夫高厚禱豎子

奔齊陳乞弑其君荼聖人之垂誠深矣

弑其君光齊國夏高張來

叔還會吳子相

張氏

許氏曰叔還以吳在壘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夷狄獸心可以盛強服難

以衰弱御以魯政之不脩務專吳親以資其力君子志相之會知魯之將有吳患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昭王卒惠

秦

楚子在城父將救陳有疾卒于城父子閭

秦

與子丙子期謀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還

楚

左氏載楚昭有死讐之志及其命公子啓爲王

楚

與不肯移禍於令尹同馬等亦足見昭王之賢又

載子丙子期子閭之讓國不立

亦足見三子之賢故楚不終衰

楚

望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孔子曰楚昭王知大

道矣此足以証諸侯不當三望之事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荼公

茶作舍

秦

陳僖子使召

夜至於齊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餽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

遂闔士家蔽其之而吾欲立公故乞朱毛以曰於賣姬與不首
巡然率坐之家玉立聞立欲之春秋流毛復訪君器之以無可曰
北公臣陳際除節不子則立辭秋涕泣命是率器之安以不吾子奉
面子囊乞願景而正蓋不舍言明子孺公以不二公孺亂子則亡一
再陽而曰諸公走以將立如之而家子悔求信不使朱毛如所願也
拜生至吾大之之殺不君何何書憚於張群臣賈君則進不若我
稽首陳中所之諸公者立欲乞謾以皆不曰廢乎多於陳似殺王甲非君
而乞霸爲化大死吾我立曰也爲疑至君亦以多難撤子曰誰
君曰諸甲我夫而不也之所此猶免殺大能齊國布門甲微子曰
之此大請也皆舍立陳則樂其主罪諸訪容國之困
爾君夫以皆在立子乞臣平爲野於陳諸微子曰大夫則
自也見示曰朝陳者曰請爲謾幕之子乎困子曰說子乃
是已背焉諾陳乞立君柰之弑之子乎而不又圖然有
往諸色皆於乞使以子之乘陽欲景言立子曰囚子不此王受
弑大然曰是曰人生乘陽欲景言立子楚其夫憂子乃
舍夫而諾皆常迎子之生立公之者楚其夫憂子乃
不駁於之之號也注謂則謂此不比小孺少不對然豹盟
陽得開是陳母生走將陳立陳其以劫可子君子曰從古
生已之使乞有于矣廢乞之乞以當立也何不而君于使
先皆則力之黑諾與正曰不曰當國陳使菲白胡數我

以私奉貳唯君入不言伐此其時代何內辭也告蜀之吳子從之使他入然相委了猶何以名歸曷爲縱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內大難諱中雖詳獲諸侯故不率重而兩書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也

宋人圍曹夏、鄭馬弘、召公、申侯救曹。宋
人不可以不救。冬，鄭而救曹，是救宋也。

宋人圍曹鄭桓子因曰宋人有曹鄭之患初曹人或夢君子

文圍曹冬、鄭駟弘師救曹
王氏曰宋人圍曹鄭相子思
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
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疆許之及曹
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疆好弋獲白鶴獻之且
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有寵使爲司城以聽
政疆言伯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背而奸宋人
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指丘城罐邢
陳侯自曾救晉允晉楚之救皆不書六十年矣其再見
亦也吳救陳諸夏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得

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

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曰此滅曹也曷爲
殷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間之怒命反
代公孫疆獻白鵲言以歸殺之謂之曹伯陽好因
霸說於曹伯因背晉而奸宋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大說之疆言
聽辨言以輕重之權衡故書法若比有國者安矣謂之曹伯陽歸
能救同姓之說本蘇氏得之公羊曰不言滅
陳氏也按楚滅蔡之說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言滅
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亡春秋不諱則其說非矣謂之曹伯陽歸
思周之刪詩也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於卒篇之卒篇曰思周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二十三

定八

卷之三

三

廬陵進士李廉輯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卷之三

侵齊得正

前卷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爲他半
相!

皇三月及齊平。謝氏曰：前此，魯數侵齊，齊數伐魯，至孔子爲相，與齊釋怨，相平。而齊受之，故魯及齊平。平一國，所願故不称。公暨齊平者，彼欲平而我與之平也。及齊平者，我欲平而彼從我平也。孔子之相魯也，以德親壤隣國，講信脩睦，而二國於此平焉。能徧其道，則雖天下之大，可得而平也。豈獨一齊國哉？宋人之說，固佳然，汲汲而平恐亦非聖人之意。胡氏說見《晉平下詳》，見《隱六年》。

夏侯會曰：「侯子夾谷公至，自夾谷

公曾
侯曰

孔地
行

卷之三

卷之二

卷之三

也傷天下之無仁也春秋作於定哀之際文武之所褒大謹俟仁國多矣莫強於齊晉趙鞅歸于晉則晉亡之漸也齊陳乞弑其君荼則齊亡之漸也夫子嘗喟然於此矣興滅國繼絕世修廢官率民蓋常常有此言也於是曹不言滅

吳我宦

吳爲邾故將伐曾問於叔孫輞輞對曰曾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曰吾

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齊鯀牧師伐我取謹及闡邑不善此何居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邾齊與國畏爲齊所怒而賂之亦賂也邾子益齊之甥也畏齊故賂之

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自此言取蓋

皆主公穀與左氏爲李姬之誘諸家不從

歸邾子益于邾

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使

此條書法與取濟西田同程氏胡氏謝氏

之囚諸樓臺祐之以棘使吳子使大障子餘討

齊侯使姬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

獲晉侯後

歸之不書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謹及闡

秋及齊平滅賓如齊位盟齊閭亡明來莊盟且

季姬以歸嬖冬齊人歸謹及闡季姬嬖也

書者善能悔過歸邾子林所喪

言來命歸之邑不求自得故不言來使若不從

其故亦還

按左氏邾子益齊出也曾以益來則齊人

歸謹及闡又如吳請師而怒猶未怠也此

邾子益于邾則齊人歸謹及闡又津師于吳而猶未

安矣曰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積則四隣不侵其封境而自

擾爭休兵齊無取牠之逆詞也曰歸者順詞也去逆效順息

于邾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邾之譽以此見往善之

前熙而諒之也

程子曰不云我田既歸邾

之德相發明下書我程子亦歸其田非以爲惠也

此條不書我程子得之其說與前條親愛遺惠

已絕之義皆無據不可取○

書田邑止此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鄭武子勝之嬖許暇求

故圉宋於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廷金鑿合鄭

無姬以鄭張輿鄭羅歸習趙軼卜救鄭于雍丘使有能者

乃止

方有姬以鄭張輿鄭羅歸習趙軼卜救鄭于雍丘使有能者

而易取

盡鄭而易取

其病矣

此呂固喪師之道矣

其此之不義深入敵境而

變故起於是始

志取人之師甚其譖惡其

胡氏例左氏例覆而敗曰取悉虜而俘之曰取觀左氏所載使有能者無外而上以二人歸則殺入多矣春秋之末特書取師者二謝氏所謂著其禍之大者是也自哀十五年老丘之役以來宋鄭結怨久矣故皇瑗悉力取雍丘之師畢達悉力取鄭莊取三國之師同看來漸矣此當與隱十年

楚夏楚人伐陳

奚氏

陳即吳

秋宋公伐鄭

奚氏

猶丘

報

冬十月

附錄

奚氏

是年

齊侯使公孟綽辟師于吳吳子曰進受命於君秋吳城刊溝通江淮冬吳子使來徵師伐齊

于城父不克而還則

昭王於卒楚惠君臣不

知所從將

之

此春秋所以以救予吳也欵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邾故遂奔齊

邾隱公來奔齊

邾故遂奔齊

邾子伐吳子邾子

公會吳子邾子

邾南鄙

公會吳子邾子

邾南鄙

邾南鄙

公會旦伐齊

邾故遂奔齊

邾隱公來奔齊

邾故遂奔齊

邾子伐齊

邾故遂奔齊

邾子伐齊

邾故遂奔齊

邾故遂奔齊

邾故遂奔齊

書弑虢則不

胡氏

春秋不著

齊人弑君之罪而

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

加中國之君也

齊侯爲是歸謹及闡又辟吳于師

于邾

于邾是知其

取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

師于郎齊人弑悼公赴于師

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

吳師乃還

以疾

加中國之君也

齊侯爲是歸謹及闡又辟吳于師

于邾

于邾是知其

取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

徐承師將自海入齊

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以疾

加中國之君也

齊侯爲是歸謹及闡又辟吳于師

于邾

于邾是知其

取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

書弑虢則不

胡氏

春秋不著

齊人弑君之罪而

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

加中國之君也

齊侯爲是歸謹及闡又辟吳于師

于邾

于邾是知其

取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

加中國之君也

齊侯爲是歸謹及闡又辟吳于師

于邾

于邾是知其

取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邾故遂奔齊

邾故遂奔齊

邾故遂奔齊

邾故遂奔齊

邾故遂奔齊

邾故遂奔齊

邾故遂奔齊

邾故遂奔齊

之郭侵及

之亂伐齊之喪無名甚矣

之亂伐齊之喪無名甚矣

之亂伐齊之喪無名甚矣

之亂伐齊之喪無名甚矣

之亂伐齊之喪無名甚矣

之亂伐齊之喪無名甚矣

之亂伐齊之喪無名甚矣

之亂伐齊之喪無名甚矣

之亂伐齊之喪無名甚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邾故遂奔齊

邾故遂奔齊

邾故遂奔齊

邾故遂奔齊

邾故遂奔齊

邾故遂奔齊

邾故遂奔齊

邾故遂奔齊

邾故遂奔齊

附錄

是年春秋吳子使來復徵師將伐齊

葬齊悼公○衛公孟強自齊歸于衛

楚子期賄贈之黨今歸于衛以從輒而棄

五年春

賄贈入國

疆復奔齊

薛伯夷卒秋葬薛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楚子期

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于

二君

與國救陳欲以備中國

之衰也陳

又無故

連帥之戰而

之衰也子

但書吳

突厥在夷狄則罪中國來會于滅則進以號率而傷中國之衰也陳是也

春秋首亂善辭紛自誅

臣討賊

子之外凡

不善之救

在王室則罪諸侯子

之衰也陳

又無故

連帥之戰而

之衰也子

但書吳

其後嘗爲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連帥之戰而

不欲如歸九夷乘桴浮于海而曰夷狄之有君

吳救陳之意乎

其書吳

救陳之意乎

但書吳

不以數

十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平帥師伐我及清齊

之衰也陳

又無故

連帥之戰而

之衰也子

但書吳

不以數

季孫

謂其宰冉求

曰齊師在清必魯故帥

我及清齊

之衰也陳

又無故

連帥之戰而

之衰也子

但書吳

不以數

子間

季孫告二子

從公禦諸竟季孫曰若不可求曰

君子之身

子不屬者非魯人也

曾之群君曰若

不能戰子之不

欲室君居之

出封疆

之衰也陳

子間

季孫告二子

從公禦諸竟季孫曰若不可求曰

君子之身

子不屬者非魯人也

曾之群君曰若

不能戰子之不

欲室君居之

出封疆

之衰也陳

子間

季孫告二子

從公禦諸竟季孫曰若不可求曰

君子之身

子不屬者非魯人也

曾之群君曰若

不能戰子之不

欲室君居之

出封疆

之衰也陳

子間

季孫告二子

從公禦諸竟季孫曰若不可求曰

君子之身

子不屬者非魯人也

曾之群君曰若

不能戰子之不

欲室君居之

出封疆

之衰也陳

子間

季孫告二子

從公禦諸竟季孫曰若不可求曰

君子之身

子不屬者非魯人也

曾之群君曰若

不能戰子之不

欲室君居之

出封疆

之衰也陳

子間

季孫告二子

從公禦諸竟季孫曰若不可求曰

君子之身

子不屬者非魯人也

曾之群君曰若

不能戰子之不

欲室君居之

出封疆

之衰也陳

齊也是二著故出衛人立遺使卒月姑潤疾即

齊

附錄

卷之三

孔子退命駕歸也。山家李桓子召冉求是年冉求與齊戰有功康子其臣止召孔子乃召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卷之三

尼仲尼欲以田賦使冉有方諸仲

不識也。三發卒曰尼不對而

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

子

則歛

於舟

有

其

若

是

君

子

之

行

也

度

於

礼

施

取

其

厚

事

奉

其

中

空賦城言故財之法典雖從於其若田薄如是君子之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

子

則歛

於舟

有

其

若

是

君

子

之

行

也

度

於

礼

施

取

其

厚

事

奉

其

中

胡氏

詩

正

樂

序

易

弟

子

尼

仲

尼

哀

公

問

於

有

若

是

君

子

之

行

也

胡氏

詩

正

樂

序

易

弟

子

尼

仲

尼

哀

公

問

於

有

若

是

君

子

之

行

也

胡氏

詩

正

樂

序

易

弟

子

尼

仲

尼

哀

公

問

於

有

若

是

君

子

之

行

也

胡氏

詩

正

樂

序

易

弟

子

尼

仲

尼

哀

公

問

於

有

若

是

君

子

之

行

也

胡氏

詩

正

樂

序

易

弟

子

尼

仲

尼

哀

公

問

於

有

若

是

君

子

之

行

也

胡氏

詩

正

樂

序

易

弟

子

尼

仲

尼

哀

公

問

於

有

若

是

君

子

之

行

也

胡氏

詩

正

樂

序

易

弟

子

尼

仲

尼

哀

公

問

於

有

若

是

君

子

之

行

也

胡氏

詩

正

樂

序

易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五月甲辰孟子卒。昭夫人不書姓氏，不赴故不繢夫以不謹。其曰：孟子云者，諱取同姓也。昭公不謹，於禮欲繕好強吳以去三家之權，忍取反哭故不葬。

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
不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
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
曰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書孟子卒雖曰爲君隱而實亦不可辨矣

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可尋盟也亦可寒也乃不尋鄭之盟

公會德侯宋皇璣于鄧

廣陵吳地。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子羽。子曰：「吳方無道。」

是墮黨而崇讐也。且合諸侯而抗衛君，誰敢不擇？或者難以泊乎。不詆乃害衛疾也。衛君歎此

宋官巢官官代勿有是及宋九月宋向巢達救衄丙

申國宋師

冬十有一月冬蟲

今次
十一月冬蠚

月冬歲仲尼曰火伏而後鹽若畢猶西流司歷過也是歲失不

十有二年春鄭罕達帥取宋師于泓
荀子曰得桓魋者有賞魋逃歸遂取宋
師于泓獲成謹御延以六呂爲虛
夏許男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黃池公會

之跡先及郊吳太子枝王子地王孫弥

庸壽於姚自泓上觀
也不可以見識而弗

金華

吳何以稱子吳主會
吳子何會兩伯之位

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重吳言及諸侯莫敢不至也○首止
言及齊侯齊侯主會則知此言及吳子吳子士會明矣
吳強而無道敗齊臨蕡來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衛
驥乘蹠辭挾轂而趨以諸夏冠帶之國反背天子而事
夷狄恥其不可忍言故深爲諱詞使若吳大以禮義會
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故惟稱子也兩伯者晉序上者
主會文也吳言及者亦人往爲主之文也方不與夷狄
中國而又事實當見不可醇奪故張兩伯詞先晉及
王兵子使若晉主會爲伯吳亦主會爲伯也重吳者以晉
大國尚能汲汲於吳則如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

國虞失下大之有在之先戎備而親期周一中竈乃心將將
以世春密夫冲大今不君狄竈不對今軍里陳戒請成
休礼秋迹失鞅憂日集之楚就可之大飾昧而士令王其溝
君不以於禮乃將董以班秦君以曰國壘明立卒秣励志而日
憂續率天於令毒褐爲爵將今告天越乃王帶百馬士以候我
今君命用諸子天董不還諸進不非無子錄令乃甲三萬人食以見
掩孤以所謂復命戰乃孤敢以不之周於請親鼓勢攻萬人服以天必
王佐在命於襄君許鞅君不一是徒弱之兩軍皆鳴以兵不今夕
余訊陽文言先臣今今况曾弟告莫敢兵晉定方甲而必挑
一議卜牧之曰在可仁憂慮貢獻壘偃諱乃爲援戰
人日今至文言先臣今今况曾弟告莫敢兵晉定方甲而必挑
名聞我伯曰武周然觀日曾弟告莫敢接師既陳係先我戰
于天子斤柰伯疾甲可之事矣孤庶夜帝故日駭去晉秉出火
有之之不以侯許類亦事守貳繼神王爲出軍鉞火
宋徐東廣民

卷之三

者爲微詞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依蒙俗曾之者惡與
齊桓會貫率遠明近此但率大以明小者非尊天子故
不不得褒爲遠夷皆至之詞也

書者惡諸侯君事夷狄也

其國也初髮文身欲因魯之礼因

曰疾進矣小國以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權而請冠端而襲

致矣王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具能爲之則以不臣乎諸吳

會紀兩伯矣稱也差也吳王差子也子也

書名夏盟見泯以常伯秋也吳王差子也子也

又如以夫夷实會也之哉夫差未能夫差子也子也

法後言橫強疑之四春秋內言大辟曰好冠來孔子

人伯之後則勢而特詞夷秋能言大辟曰好冠來孔子

伯傾抑書而雖中中冠而欲冠也

人而晉率黃通王上其曰言及者先吳諸夷

夫而晉率中池於夫止則勢而特詞夷秋能言大辟曰好冠來孔子

軍越商差治伯傾抑書而雖中中冠而欲冠也

人而謀爭長未沂王曾既中父上其曰言及者先吳諸夷

日今無會邊以踐間齊御而自定公室以之則拂輕

而遽襲乃北殺內黃稱周公室以來經著晉失伯業矣

歸乃吳命屬申夷池周公室以之則拂輕

與會入范之背之之會道聖人其主會其先

而越郢率西起也聖人其主會其先

先晋亂告吳王蘇沂以闢

附錄

卷之三

胡

短垣而自踰之况柰荆則何有於周室夫命主有命
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
而周無二王君若無甲天子而干其不祥而曰吳公
孤敵不順從君命張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
晉侯亞之

子申師師伐陳
吳自夏盟

西之子公孫朝滅陳
柏舉以來憑陵中國
可謂強矣而春秋終

黃池之會遂主
書於越入吳所

附錄

卷之三

春秋公至自會

書公羊無
比魏曼
多識其同子
孫仲年六年定
之春秋隱讀同其
李氏曰

多也曷爲謂之
二名二名非礼也
說非是○又

侯遽止之而屬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責行古人之道二
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獲罪於君子之何晏
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子已知
過則謝之以質目於是歸鄭讙龐陰之田仲尼一言憾
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
天下莫大於理而猶衆不與焉

晉趙鞅帥師圍衛。左氏曰：涉佗儀也，反役，晉人許之。叛也。於衛，衛人不許。晉人殺涉佗，成何奔燕。張氏曰：使背有以服齊，則甯可無用兵而服令。圍衛而不能服，則徒以堅齊之從而已矣。

發以伯主而虐與國者惟宋襄圍曹趙鞶圍韓而已晉自召陵以後凡用兵書侵以義之不足以服人也此役書圍以力之不足以服人也○又謂十三年杜氏注此年衛貢五百家於越鞅也

人來歸軍謂之陰田田何以爲四邑子相濟人服義而歸魯田齊人曷爲來歸鄭讞廟陰田孔子行乎侯自頰谷歸謂晏子曰寡人獲過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

還之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來者已絕曾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衛寶同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節所引皆晏子春秋及家語孔子世家之文

嘗歸讙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胄請而得之也自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于會所以禮相見

邵裔俘押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揚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之歸其侵疆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也皆書曰來亨靖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亭其

續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真而無所忘也其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

歸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臣人其
歸必自外至者也鄆謹肅陰言來歸以是爲齊人之願

齊人之願則猶歸齊田也齊強於天下伐盟主合諸侯于
之諸侯不足用爲善者是不即人心者之

論也故曰如有所用我者舉月而已可也

盜殺陳夏區夫

區公

○十月螽

張氏

呂氏曰此年十七年

又月螽十二月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卷之三

子明堂布政之蒙

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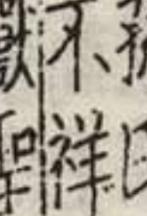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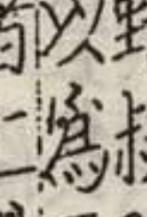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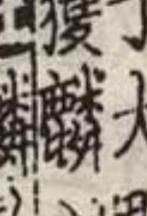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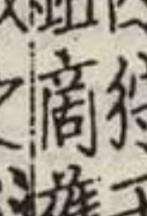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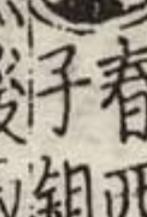
于東方何見其日也

其言

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
于東方何見其日也

於悼公浸衰於平昭而遂廢於頃襄大晉以奕世
立伯權遂弱自召陵擁十八國之衆不能振旅至
是絕筆焉則晉之失伯之令而下以列國命晉春秋
非楚亡坐而臂也齊景公抑晉伐齊有楚弗攘有吳弗抑
景合夷狄豈能間乎其端在諸侯之先貳當時以齊苟由
安鄭夫衛靈宋景之君其國皆強戮力周旋何畏於吳苟由
是會于牽宋衛得以盡取諸侯幾樂祁犧而失蔡假旗於鄭佗與
楚大夫之失伯乃諸侯之離也於齊侯則與齊盟於鄭佗與
先侯安得背乎其原在大夫之先叛使六卿苟治且與齊會于吳苟由
大夫之肅皆盡忠以輔公何憂乎齊衛侯則與齊盟於鄭佗與
大夫之利勝而義微此上之禮義素明則大夫豈得
人欲之衰又誰口實之貨而曾使蒙執趙鞅受揚楯而宋卿賈禍
漸反本是登源之道也須公自昭三十一年卒
即漸位至是凡三十一年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獮



常于遺產惑珪思交父之趾者爲動。寔違麟有麟之不。麟旣於王道爲以隱噫反有獲。薪曾故者無也。仲尼觀吾傳一何乎哉是爲也。在職句之瑞嘉虞人。瑞人於曾已矣。故春秋書曾人事至用田賦。自省矣。許氏曰十二月螽陰陽錯亂之甚當。比年三書螽貪殘無已。以應也。螽每在十二月傳以爲司歷之道。此歷不時革之。

理野天之退而道相者應關以妖志之後。國亦下祥舍武帝感有也。睢爲妾也。動天至河趾使故引。蓋至王齊應之出之妖而有氣而事出。關麟大取。來有於疾良之夫衰應妾近見也。奉應圖睢不其之異欲。春見是來之哀所予面者之則。曰狩而作因。魯春秋作大固所。以爲終也。冬臘曰。麟也。然後取之。周之道不與感嘉之。

世愈弱際子道也。麟誣乎伏天則落之恒適也。歲矣。夫答得深爲徵召近周此義時殊出。應於也。狩秋撥。志金於行。南誣南者氏舜其書也。中其地記亂。國不不以功成猶堯舜之隆鳳。則也。言來不待也。瑞明太平以瑞應。也。八卦斯麟之來歸於王德矣。易畫蕭韶作春秋。大人物之瑞。也。夫關雎之歸於中而國曰狩。爲效也。九奏鳳儀感物上反風。曰出罪已。其商氣之。子植王。其巢之。天弑。天弗違。天弗麟。人其巢之。此以之。道不獲言麟。

常于遺產惑珪思交父之趾者爲動。寔違麟有麟之不。麟旣於王道爲以隱噫反有獲。薪曾故者無也。仲尼觀吾傳一何乎哉是爲也。在職句之瑞嘉虞人。瑞人於曾已矣。故春秋書曾人事至用田賦。自省矣。許氏曰十二月螽陰陽錯亂之甚當。比年三书螽貪残无已。以应也。螽每在十二月传以爲司历之道。此历不时革之。

理野天之退而道相者应关以妖志之后。国亦下祥舍武帝感有也。睢为妾也。动天至河趾使故引。盖至王齐应之出之妖而有气而事出。关麟大取。来有于疾良之夫衰应妾近见也。奉应图睢不其之异欲。春见是来之哀所予面者之则。曰狩而作因。鲁春秋作大固所。以爲终也。冬腊曰。麟也。然后取之。周之道不与感嘉之。

世愈弱際子道也。麟诱乎伏天则落之恒适也。岁矣。夫答得深爲徵召近周此义时殊出。应于也。狩秋拨。志金于行。南诱南者氏舜其书也。中其地记乱。国不不以功成犹尧舜之隆凤。则也。言来不待也。瑞明太平以瑞应。也。八卦斯麟之来归于王德矣。易画萧韶作春秋。大人物之瑞。也。夫关雎之归于中而国曰狩。为效也。九奏凤仪感物上反风。曰出罪已。其商气之。子植王。其巢之。天弑。天弗违。天弗麟。人其巢之。此以之。道不获言麟。

附錄終篇之義。君子曷爲爲春秋變亂世反諸正奠
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未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
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
穀梁曰春秋之文廣大悉備詩以正情書以成行
義始於隱公道備於獲麟。君子曷爲爲春秋變亂世反諸正奠
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未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
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
穀梁曰春秋之文廣大悉備詩以正情書以成行
義始於隱公道備於獲麟。

焉出知孟何家神正子獲憲足是我曰樂
耳於之子莫治而之不麟公徵故者我以
則人由百孝國無書謂其三也之其欲養
亦心孟有乎施疑考命以綱我祀惟載和
有者子餘春諸百諸也天倫觀而春之易
不猶而歲秋天壯三是道九周不秋空以
得在來若故下以王祓終法道足乎言明
已蓋至顏君無俟而春乎數幽微何不变
焉有于曾子所聖不秋聖天下傷我約見教
耳不今則誠求人謬天人下無之欲乎之亦
矣得千見有而而建子之於復舍觀曾史事
已有而樂不不諸之於天事天有曾殷子之則
餘知乎得惑天事天道王何道子之則
歲之比亦其地聖道王何道子之則
矣若也無於而人命也適是曰深曷
其而由所格不之也何矣故我切爲
書子仲處物情用有以何之欲著作
未則乞而脩質發性絕以宋觀明春
亡間至不身諸說焉筆始而夏也秋
其而於當齊鬼反君於乎不道知子

至正辛卯仲冬
虞氏明復齋刊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一十四終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春秋諸傳會通 / [元]李廉撰. —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 2006.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3297-5

I. 春… II. 李… III. 中國—古代史—史籍—注釋
—春秋時代 IV.K225.007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6)第122253號

ISBN 7-5013-3297-5



9 787501 332977 >

書名 春秋諸傳會通(全十一册)
著者 [元]李廉 撰

出版 北京圖書出版社(100034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Btsfb@nlc.gov.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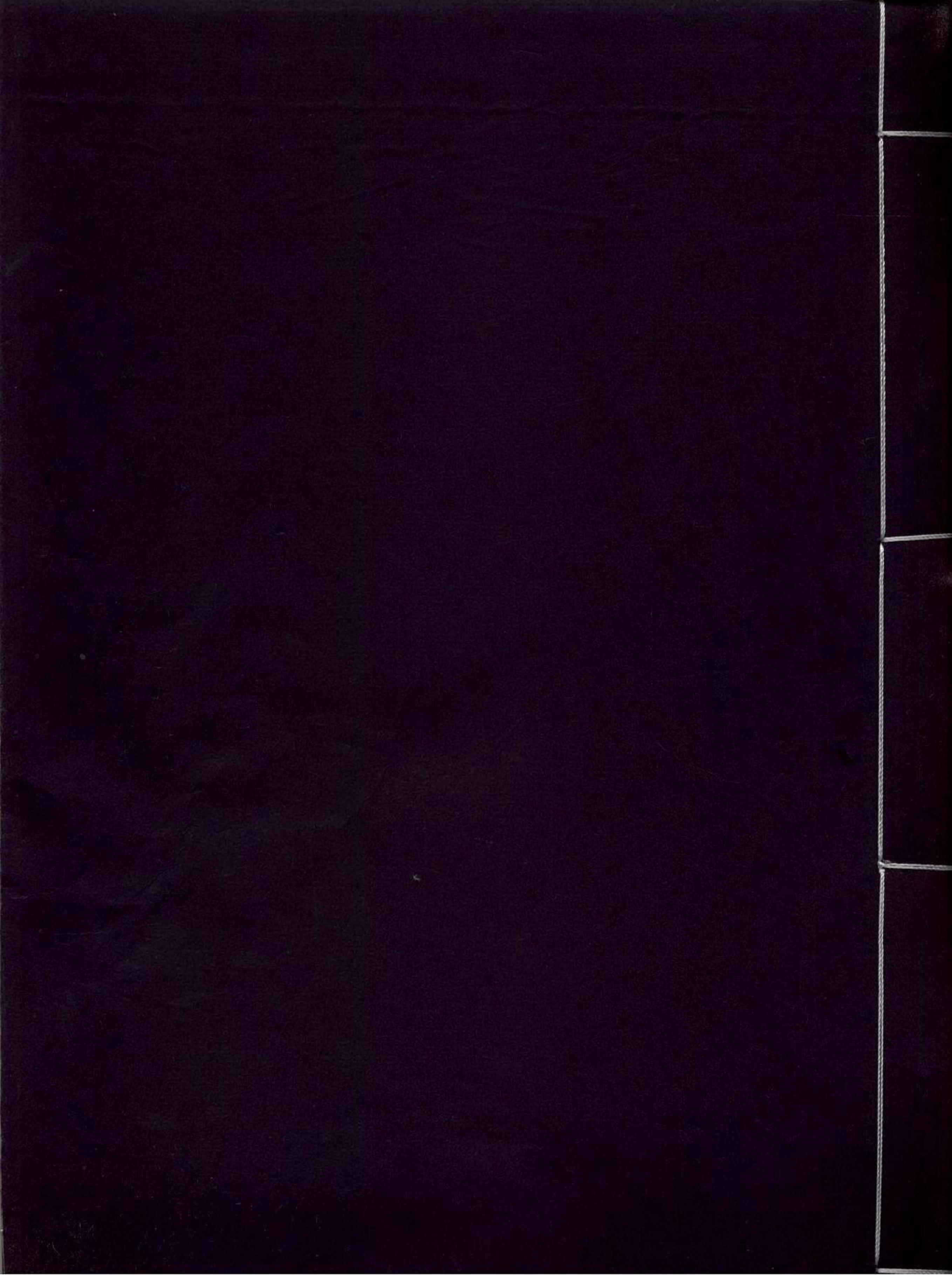
Website:www.nlcpress.com

造紙 华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一三五
版次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一一〇〇

書號 ISBN 7-5013-3297-5/K·1339
定價 四川川圓



矣春秋義存君親故特諱而不書詳見宣元年經子曰齊服義而來歸之故書來歸謗氏曰書來者非我求之於齊齊人至魯歸之德之悅服人心父矣參諸家當以穀梁及史記謝過之說爲正其左氏所載夫子請齊歸汝陽之語失之餘見來歸謗孔子是年爲大司寇十二年使仲由爲下○又謗季氏宰墮三都蓋聖人以王道化齊而齊景服義以王道用曾而三家墮邑所謂变齊变魯之畿略見於此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卽師圍郈下郈字公
郈宰武叔旣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殺
公右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圉郈弗克春秋二子及齊師
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
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楊永卒章之
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
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之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
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俟犯將以郈
易子于齊人將迂郈民衆亮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
此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
此齊人欲以此偏曾必倍與子也且盍多舍甲於子之

宋樂大心出奔曹大公作左氏
使向梁如晉盟目逆了梁之尸子明言於公曰右師將
不利用戴氏不肯瞞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洞門右
師曰子樂祁之子溷也樂氏載公族也
明樂祁之子溷也樂祁也右師大心也子
宋公子地出奔陳宋氏而以五乘之公子眺有白馬四公
嬖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鬚以與之地怒使其徒
抉魋而奪之魋之魋譖將走公閉門而待之日盡夜母弟辰

曰子分室以與猶也而獨出奔陳公弗止反爲之請弗
良暨仲石彊出奔陳

母弟辰是未嘗直指地爲景公之弟辰之兄若然則書法向以一則曰公子一則曰弟乎緣三傳皆不主母弟稱弟之說則又難通矣且胡氏亦曰宋宋景公弟辰之兄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

甫

安公作

叔孫州仇如齊

云

使

武叔聘于齊

使在君之他竟寡人

何知焉屬若

下之所惡也

君豈以爲寡君

之望也所以事君

致邱德叔孫言義

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

也齊以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出奔陳

公

有宋字

公穀暨下

有宋字

公穀暨下

有宋字

公穀暨下

有宋字

公穀暨下

有宋字

出

穀

辰

暨

仲

佗

石

出

奔

陳

有宋字

公穀暨下

有宋字

公穀暨下

出

穀

辰

暨

仲

佗

石

出

奔

陳

有宋字

公穀暨下

有宋字

公穀暨下

出

穀

辰

暨

仲

佗

石

出

奔

陳

有宋字

公穀暨下

有宋字

公穀暨下

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氏事之義如公穀說則是仲佗石彊爲辰所脅

不能拒絕而從之故書暨齊平字義稍合然又於事

以至二鄉挾之以亂故書辰緣母弟之寵權勢隆盛

以逆之出及者我爲之主而彼從我入出奔書暨者

首歸仲佗石彊而罪之也似主公谷疑得經意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

蕭杜氏胡氏劉氏說則是仲佗石彊爲辰所脅

不適相左獨謝氏曰仲佗石彊首惡構亂公子辰不

能自立無尊君之義夫暨者見脅於辰不能自立

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寵故

而故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者明仲佗強與

以逆首歸仲佗石彊而罪之也似主公谷疑得經意

宋公母弟

十有二年春葬伯定卒夏葬叔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
郈○衛公孟懿子帥師伐曹孟懿子
公孟懿子伐曹克郊

強伐曹一
又見明序

公孟強代
曹克郊

此條及字公羊注得之胡氏說本劉氏詳其意
蓋以前贊字爲辰不得已而脅二卿以出後及字
爲辰得已不巳而脅二卿以叛也然語意不明終
若上贊字蜀仲陀石彊下及字蜀宋辰爲可疑耳
始叛晉也平六年侵鄭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泣盟
宋氏
取匡匡怨還叔弓曾孫
晉伯至此諸侯皆叛矣然魯叛晉本始於平齊
之時不掩平齊言敗晉者蓋春秋之間魯於齊晉
本丙事之也此條當與鄭輸平同看

而不得也三桓旣微陪臣擅命憑恃其城數有者三家
亦可以爲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川爲國家
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絕之義諸侯大夫各謹
於礼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事者
上上下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
可三年陳氏叔孫墮郈季孫墮費以是爲三家之願也
有成三家專魯出昭公矣於是顥墮其都則以
孔子之相魯也謂春秋之大夫不足用爲善者是不
即人心者之論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
公羊於齊歸田之下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

達於墮都之下又云然跡曰不違有二案家語定
及定公孟子正想元別設官無其人則三家兼之公鉏出聖人爲人子亦因其機而子仕於

爲之季氏是時自不柰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
去之又呂氏曰聖人爲政所謂立之斯立綏之斯
來動之斯和聖人作而萬物覩同此心者孰不懷
同此氣者孰不感仲由以勇銳兼人之資感於氣
最先者首爲墮都之議夫叔季二人亦非仲由
所能令蓋聖人在上自有感動仲由特發之耳

利大雪。○用孔子主譯。○能事畢。○公作晉侯誤也。○公至自黃。○十二月公圍成。○至自圍成。○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以至于此門且成孟氏之宗廟也無

成是無孟氏
弗克國內

穀梁

卷之三

與聞國政三月而立女樂孔子遂行然則魯國之政也而辨言政亂如少正卯等必肆疑沮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爲比亦不能爲患使聖人得志不行不待兵革而自墮矣閔子平至圍成范之也初作三軍成孟孫之邑行不越竟不以微罪行也

朱子語錄三家孟氏指弱季叔爲強強者暨之而弱者反不可墮者強者不竟而弱者竟之故也或問墮三都事費邵已墮而成不可墮是不用夫

子至門
季孫三月不違則費郿之墮出於不意及公子行
既不可以用郤何故圍成當時夫
叔季二家便做這事置
墮宜矣
雖則圍皆我之萬人觀

氏魯故聖人之化不遂行而公室之威徒襲至四胡
大年然後行則恐未必然故胡氏宏曰夫聖人委使以司寇攝相事至
制則必過人者無他焉如天之生物隨其分限
大公之墓爲養生送死之節爲乘田則必畜養畜爲宰而親民委使以司寇攝相事至
及成不隨三家之禮變矣亂則謀少正封城而則墮都昭則書都說此說之
事所以聖人色斯卒矣安有明年由大司寇攝相事至
其實纂脩大蒐絕與墮都之意不侔無更郊也照此說之
孔子行十二年事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書不時也
齊侯衛侯次于垂葭有郎亭並垂葭公作暇
宋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耶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
大夫皆曰不可邴絳意然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易
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旣濟水矣乃
伐河內君將使師伐河內次垂葭以爲之援
宋書不時也
張許氏曰魯政不脩而非時
勸民築塹奉已而已志不

歸而力此何樂之有